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灵异肖像画

〔美〕凯瑟·吉利斯 〔英〕雅各布斯 〔法〕贝蒂·爱德华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灵异肖像画

〔美〕凯瑟·吉利斯 〔英〕雅各布斯 〔法〕贝蒂·爱德华 等著
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异肖像画 / 蒋方洲, 朱德德编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8

(外国文学微阅读·西方恐怖小说精选)

ISBN 978-7-5078-3665-3

I. ①灵… II. ①蒋… ②朱… III. ①恐怖小说—小说集—西方国家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3240号

灵异肖像画

编 译	蒋方洲 朱德德
责任编辑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65-3 / I·467
定 价	35.00 元

CP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顾名思义，恐怖小说就是以恐怖事物为主题内容，激发起阅读者的恐怖感，以精神宣泄为目的的小说。恐怖小说属于大众文学，是通俗小说的一种，也是类型小说中比较繁茂的一支。该类小说在东西方都源远流长、广为传播，在文学殿堂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恐怖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与“怪诞”和“灵异”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怪诞”，指的是奇异反常、荒诞不经，不真实、不合常理的现象；而所谓“灵异”，指的是亡魂和鬼怪等。两者都指向虚幻诡异、不能以常理认知的非自然或超自然之物，都是引发人们恐惧的主要根源。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有很多鬼怪、妖怪、奇幻、魔幻的故事流传，这些故事常常令人毛骨悚然。

中国似乎有“志怪”的传统。在我国，自魏晋时期开始，就有诸多志怪小说、神话故事、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被辑录成书。这些故事创意奇特、想象丰富、情节诡异，具备极强的生命力。

纵观中国文学史上，志怪文学大作比比皆是，例如干宝的《搜神记》、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幽明录》、袁枚的《子不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在唐宋和明清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甚至扎堆出产，蔚然成风。

恐怖小说，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其销售额数度达到历史高峰，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仅

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恐怖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

西方恐怖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一般以鬼怪、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给人造成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

尤其近两百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小说，更是发展异常迅猛，细分出现实恐怖小说、科学恐怖小说、心理恐怖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等诸多细分类别。

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加入到恐怖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威廉·雅各布、亨利·詹姆斯、霍桑、埃米利·佐拉、查尔斯·狄更斯、亚历山大·普希金等，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恐怖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让恐怖文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的志怪小说和西方的恐怖小说具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志怪小说，往往是以巫、神、鬼、宗教等为动因，但归根结底基本都是彰显是非善恶等，具有比较直接的道德训诫的意图，其鬼怪等恐怖元素，仅仅是用来吸引读者的手段。

西方的恐怖小说虽然也与“志怪”有关，但是它们往往对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没有什么兴趣，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类情感和自然世界的深层探讨，所以西方恐怖小说的情节会更加曲折、诡异。

本套丛书是一套中短篇合集，主要以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英、美、俄、法、德等作家的优秀恐怖小说为蓝本，经过编译、加工而成的。基本上涵盖了西方恐怖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编译者

2013年5月13日

目 录

女巫的地窖

【美】凯瑟·吉利斯 1

恶毒琴咒

【英】玛格丽特 20

骨 咒

【意】梅丽尔·斯坦 27

血腥镜子女巫

【英】法拉德·克鲁尼 43

雪松阁鬼影

【德】拉法卡迪奥·海恩 52

奥罗拉小镇奇谈

【美】约瑟夫·范德尔 59

灵异肖像画

【美】汤姆·胡德 69

灵魂出窍

【美】艾尔·巴龙 80

蜡像馆惊魂夜

【英】芭芭拉·贝奥 104

最后班车的幽灵

【法】萨廖尔·爱德玛..... 112

引路人

【英】亨·伯尔 120

异域之门

【苏格兰】玛格丽特·奥利芬特 129

预知死亡

【美】萨克斯·若玛..... 156

诡杀局

【美】艾尔·巴龙 168

米赛格洛庄园

【法】贝蒂·爱德华..... 182

老树怪

【俄】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194

妖 爪

【英】雅各布斯 202

狗魂来袭

【美】安布罗·比尔..... 215

玛德莱娜修女

【美】休·凯夫 220

鬼来信

【美】苏珊·米尔诺·格雷厄姆 232

女巫的地窖

【美】凯瑟·吉利斯

巴姆刚刚搬来古屋，他初次听到地窖里的那些窸窣窸窣的声音时，以为是房间里有老鼠。但是后来，他听说了从德比街的那些迷信的波兰磨房工人口中传出的关于这座古屋的第一任居住者——阿比盖尔·普林的故事。

现在的人没有见过那个恶毒的老丑婆的样子，但关于她的传说就像那些在弃置的墓地上四处丛生的杂草一样，在塞勒姆的“巫婆区”流传着，其中详细描述的她那些可憎的献祭活动让人听了格外不舒服。

据说，那些祭祀活动都是向她的一尊陈旧的小雕像进行的，没人知道小雕像的来历，上面有如新月一般的角。从上了年纪的人的嘴里还能听见阿比盖尔·普林这个名字，他们说她曾很无耻地吹嘘，说她曾经是一个居住在深山里的威力大无边的神的大祭司。

然而，或许就是这些轻率的吹嘘导致了她在 1692 年的神秘之死，她的死和加洛斯山上那些著名的绞刑发生在同一时期。人们都很忌讳谈论她的死，但听说有一个牙都掉光了的讨厌的丑老太婆嘴里经常嘟囔

道，她的身体不怕火烧，因为一遇到火她全身就会进入一种罕见的麻木状态。

从那以后，普林和她的畸形小雕像就消失了，但恐怖的传说让她的那座老屋很难再有新的租客。老屋的第二层是向外伸出来的，窗玻璃的形状都是怪异的菱形，再加上人字形的山墙，老屋在塞勒姆早就臭名昭著了。

事实上，最近几年那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但这座老屋的每个房客都在这里住不了多久，大多数人也没有非常具体的非要搬走的原因，每个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老鼠了。

正是一只老鼠把巴姆带到了无人知道的“女巫室”。他是一位很成功的作家，写的小说都很轻松浪漫，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创作地点，以便完成他的下一部小说——他的发行人已经在催稿了，因此巴姆租下了这座老屋。

刚搬进来不到一个星期，他每天晚上都会三番五次地被一种喋喋不休的声音搞得无心写作，那声音是从腐朽的墙里传来的，被压低了，又长又尖。他一直都不相信那些关于一只聪明老鼠的荒诞不经的传言，直到他亲眼看见，在黑暗的走廊里，他看见那只老鼠从他的脚下匆忙跑开时，他才开始改变他的看法。

老屋已经通了电，但在走廊里的灯泡很小，看起来一片昏暗。那只老鼠跟它畸形的黑影一下冲到了好几英尺外的地方，在那里站着，显然是在观望他。

要是按照巴姆通常的做法，他可能会用一个威胁的手势把那只老鼠吓跑，然后回去继续写作。但如今异常热闹的德比街上满是熙来攘往的行人和车辆，这使他的小说写作一度中断，因为这种环境使他无法集中精神来创作。他有点儿着急了，却又丝毫没有解决的办法；而且，不知为何，他老觉得那只站在不远处观望的老鼠正在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他觉得自己很好笑，身不由己地向那只老鼠靠近了几步，老鼠则赶

快向地窖的门口跑去，当他走近地窖时惊讶地发现，地窖门被打开了一半。肯定是他上次来地窖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严，但这又违背了他平时会很留意地把门关好的习惯，看着半开的门他有点儿想不通。那只老鼠则已经在地窖的楼梯上等待着他。

巴姆突然莫名地烦躁起来，他匆匆跑过去，把那只老鼠赶下了楼梯。接着他打开了地窖的灯，发现那只老鼠跑到一个角落里，发亮的小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他。

这时，他有一种被老鼠愚弄的感觉。繁琐的工作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很高兴能被打搅一下。

他借着地窖的灯光，走向那只老鼠，很惊奇地发现，那只老鼠非但不害怕而且还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很怪异、不安的感觉。他觉得，这只老鼠很反常，它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让他心里有点儿不舒服。

随即他便释然了，因为那只老鼠突然闪到了一边，消失在了地窖的墙壁上的一个小洞里。他用脚尖在那个洞前面做了个记号，想着要在第二天在那儿设个套。

老鼠在洞口伸出了尖嘴巴和参差不齐的胡须。它向前探了探头，然后又缩回去了。随后，它开始重复地做一个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动作——看着就像是在跳舞一样，巴姆这样认为。

它总是犹犹豫豫地往前移动，随后又退回去。先猛地往前冲一下，然后短暂地停一下，最后再慌张地跳回去，就像是——巴姆的脑子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比喻：仿佛有一条蛇盘在洞口前面，老鼠一看到就害怕得逃跑似的。但洞口前除了巴姆在地上画的那个标记，没有别的东西。

其实巴姆心里很清楚，挡住了老鼠去路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就站在离洞口几英尺远的地方。老鼠一看见他，就急忙缩回洞里，不见了。

巴姆对老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拿来一根小棍，把棍子伸到洞里探着。此时，他的身体几乎挨着墙面，他感觉到，老鼠洞的正上方有一块石板有些异样。他又看了看石板的边缘，更证实了他的怀疑。石板显

然是可以移动的。

巴姆仔细地检查着石板，他看到石板边缘有一处凹了下去，可以用手抓住。他把手探到了小凹窝里，试着拉了拉，石板动了一下，就不动了。他又使劲拉，随着一些干燥的尘土洒落下来，石板很轻易地转到了一边。

墙上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齐肩高的黑洞。洞里冒出来一股发霉的腐臭味道，巴姆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

他猛然想起了普林的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及那些被她隐藏在房子里的骇人听闻的秘密。莫非他发现的就是那个死了很久的老巫婆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静居所？

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前，他还是先去楼上拿来了一个手电筒。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那条狭窄的臭气熏天的通道，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慢慢前行。

这是一条狭窄的地道，洞顶刚好高过他的头顶，墙壁上、地下都铺着相同的石板。前后加起来大约十五英尺长，走完这条地道，前方出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

这时，巴姆已经站在了这个地下室——毫无疑问，这就是普林的一个隐蔽的静居所，他想，但是，这个隐秘的地方也没能在那些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德比街的那天救她一命——他惊讶得几乎忘记了呼吸。房间里太怪异了，令人吃惊。

首先吸引了巴姆目光的是地板。环形墙壁上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灰色在由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组成的马赛克地板的对比下黯然失色，其中蓝、绿、紫为主色调——实际上，里面根本就没有暖色。那个图案肯定最少得由好几千块彩色的小石头组成，因为每块石头如核桃一般大小。

马赛克好像是按照某种特定的图案摆出来的，这图案巴姆没见过；紫色和紫罗兰色的曲线与绿色和蓝色的斜线交织在一起，拼凑成奇妙的蔓藤花状图案。

图案中包括圆形、三角形、一个五角星形，还有其他说不上来的形

状。大部分线条和图形都是从一个特定的点延伸出来的，那个点就是房间的中心，在中心有一块深黑色的圆形石板，直径大约有两英尺。

屋里极其安静，一直困扰着巴姆的各种噪音在这里通通被隔绝了。在墙上一个浅浅的壁龛的内壁上的一些记号，吸引了巴姆的注意力。他慢慢地往那个方向走去，在手电筒的光柱下仔细研究着那些记号。

他看不懂那些记号是什么，因为它们都是很久以前画到墙上去的，那些留存下来的神秘符号已不被现在的人所了解。巴姆看到了几个被擦掉了一部分的象形图案，这些图案使他联想到了阿拉伯语，但他只是猜测。

在壁龛的表面上有一个直径约八英尺的铁盘，铁盘上长满了铁锈，巴姆的直觉告诉他，铁盘是可以移动的，但它似乎又不可能被掀起来。

他站到了房间的正中央，也就是站在那块黑色的圆石板上，那些怪异的图形的集中点。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屋里的宁静。他凭一时冲动关上了手电筒，随即便陷入了一片漆黑。

就在这一刻，一个古怪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感觉自己是在一个矿坑的底部，一股洪水从头顶上倾泻下来，他被淹没了。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如此强烈，甚至他竟然觉得自己听到了沉闷的雷声和大洪水的咆哮声。

他感到紧张不安，便打开了手电筒，四周依然如此安静。刚才那种振动的声音显然是他猛烈的心跳声——在一个十分安静的环境里，我们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的，这个现象不足为奇。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这么安静的话——

脑子里的一个想法让他感到窃喜。这里将会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他可以把这里装上电灯，搬下来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如果天气热的话，还可以用电扇——这时他最初注意到的那种霉味好像随着时间消失了。

他慢慢地走向地道口，当他走出房间的一瞬，他感觉到全身的肉莫名其妙地松弛了，这是因为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肌肉已经绷紧了。他把

这归结为神经紧张，上楼之后，他煮了一杯咖啡，并且写信给他在波士顿的房东，告诉房东他的发现。

当巴姆打开门的时候，那个访客正自顾自地打量着门厅，还不时点着头，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对面的人又高又瘦，热切的灰眼睛上面长着浓密的青灰色眉毛。他的脸虽然看起来憔悴，而且有一条深深的疤痕，但却没有皱纹的痕迹。

“我想，你是为‘女巫室’而来的吧？”巴姆没好气地说。

他的房东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而且上个星期他已经迫不得已地接待了古文物研究者和神秘学者，都是些急于一睹密室的人。

巴姆讨厌别人频繁来访，他甚至考虑要搬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但他固执的性格使他又留下来了，尽管有骚扰，他还是决心先写完他的小说。此时，他不友好地看着他的客人，说道：“对不起，现在它已经不对外开放了。”

那人听到巴姆的话愣了一下，但马上从他的眼神里露出一丝理解的目光。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巴姆。

“迈克尔……神秘学者……”巴姆念着，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总结出，那些神秘学者是最令人讨厌的，他们会隐晦地暗示一些难于说出口的东西，并且都对“女巫室”地板上的马赛克图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不起，迈克尔先生，可是，我真的没空接待你。请你回去吧。”

说完他很不客气地转身往回走。

“请等一下！”迈克尔赶忙说。

还没等巴姆反应过来，他已经挡在了巴姆的面前，并且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巴姆被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下，他看到，迈克尔憔悴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其中有焦虑，也有满足。好像那个神秘学者刚刚看到了什么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他觉得这些人通常都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事？”巴姆冷冷地说，“我不习惯——”

“对不起，”迈克尔说，他的声音很深沉，很友善，“我必须道歉，刚才我真的太兴奋了，一定是这样。要知道，我为了看你的‘女巫室’专门从旧金山来的。如果你同意让我看一下它，我愿意付……”

巴姆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不，”他说道，心里反倒开始欣赏这个人了，他友善的声音，他生动的脸，他锲而不舍的个性，“我只是不想被别人打扰——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他有点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充满歉意地说着，“真是太烦了。我甚至希望我没发现那个房间。”

迈克尔迫不及待地问：“我可以看吗？那对我有很大的意义，这些东西是我的全部。我保证不会占用你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巴姆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在带着客人走近地窖的时候，他还给客人讲了自己是怎样发现“女巫室”的。迈克尔认真地听着，偶尔还提出问题。

“那个老鼠——你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么？”他问。

巴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不知道，应该还在洞里吧。怎么了？”

“没人能知道。”迈克尔含糊地说着，随后走进了“女巫室”。

巴姆打开灯。他接过来一根电线，安装了一盏电灯，屋子还保持原样，除了多了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别的都丝毫没动。巴姆看了一眼迈克尔，惊讶地发现那人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迈克尔径直走到屋子中央，指着放在那块圆石板上的椅子。

“你在这儿工作？”他缓缓地问道。

“是的。这里很安静，楼上太吵了，我无法工作。这里很理想——不知为什么，我发现在这里写东西很顺利。我感觉很——”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自在，也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以一心创作，灵感源源不断。这是种很美妙的感觉。”

迈克尔点点头，就好像巴姆的话证实了他的某些想法一样。他转身向壁龛和铁板走去，巴姆紧跟着他。他趴在墙壁上，用自己的食指描着

那些已经看不清楚的符号。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巴姆很努力地去听，但一句也听不懂。

迈克尔绕着屋子转了一圈，脸色更加阴郁，苍白。“就看到这里吧，”他轻声说道，“咱们可以走了吗？”

巴姆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机械地点点头，两人走出了地窖。

上楼以后，迈克尔一脸为难的样子，似乎不知道该不该开口。最后，他说：“巴姆先生，我想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很特别的梦？”

巴姆看着他，得意地说道：“做梦？噢，我明白了。这么说吧，迈克尔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你吓不着我的。你的同行——就是我接待的其他神秘学者——都这么问过我。”

迈克尔扬了扬他的浓眉毛，说：“噢？他们问过你了？”

“几乎都问过——是的。”

“那你回答他们了？”

“没有。”迈克尔抬起头看向巴姆，显得很疑惑，巴姆解释道，“当然，老实说，我不是很肯定。”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我好像做梦了，但我不能肯定。因为我想不起来梦里的任何事情，你知道。或许——是你们的问题把这个观念移植到了我的脑子里。”

“大概是吧，”迈克尔不置可否地说着，站了起来，他犹豫着，“巴姆先生，我还有一个相当过分的问题想问你。你是不是必须要住在这座房子里？”

巴姆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找了好久我才找到这么个地方。而且，有了这间‘女巫室’，我的工作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我现在很需要这种安逸的环境。等我写完小说我就会离开，到那时，你们这些神秘学者就可以租下这里，把这里变成博物馆，或是别的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但我写作的这段时间，我打算就待

在这儿。”

迈克尔摸了摸他的下巴：“其实，我理解你的想法。你确定这座房子里就没有其他房间可以让你写作了吗？”

他盯着巴姆的脸看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们这些人。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人都都这样。但还是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所谓的科学之外，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更伟大的科学，它以一种常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定律和原理的形式存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马臣的东西，在他的书里他提到过存在于意识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鸿沟，而这两个世界是有相互沟通的可能的。‘女巫室’就被作为进行这种沟通的一个桥梁！你知道什么是‘回音廊’吗？”

“什么？”巴姆瞪大了眼睛，“可是这儿怎么可能……”

“我们举例来说：一个人可以在一条走廊上或山洞里轻声低语，如果你正好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就算是一百里之外，你也能清楚地听到他说的是什麼，但是人可能站在十英尺处却什么也听不到。这是一个简单的声学现象——将声音传到一个焦点上。除了声学，其他领域也可以用到这个原理，在任何有波动的地方，甚至包括人的思想在内！”

巴姆对他的话并没什么兴趣，但迈克尔不停地说着：

“你的‘女巫室’中央的那块黑石板就是属于这种焦点。地板上的那些图案作为传播的介质——当你坐在黑石板上时，你就会对某种振动——受某种特定思想支配的振动——异常敏感，这是很危险的！这就是当你在那儿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头脑如此清醒的原因。那是一种误导，一种虚假的清醒——因为你被当作了一个仪器，一个麦克风，被调好了来收取某种有害的振动，而这种振动的本质你是无法知道的！”

巴姆的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和怀疑的表情：“可是，你不是说你相信——”

迈克尔站了起来，眼睛里的热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酷和冷

漠。“太相信了，但我已经研究过普林的历史了。她对我所说的那种超级科学也相当熟悉。她熟练地用它来作恶，就是人们常说的黑巫术。”他站起身，咬着他的嘴唇。

“请你允许让我明天再来一趟！”

巴姆很勉强地点点头：“可是，我想你恐怕是在浪费时间。我不信这些——我是说，我没有……”他结巴着，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

“我只是想找到答案，你——噢，还有一件事拜托你。如果你今晚做梦，你可以留意一下吗？如果你在醒来之后马上就去重温你的梦，我想你应该能回忆起来。”

“好吧，如果我做梦的话。”

那天晚上，巴姆真的做梦了。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心脏狂乱地跳动着，心中充满了奇怪的不安的感觉。他又听到了老鼠在墙里和他的床下偷偷摸摸地乱窜。他想让自己镇静下来，身体在清晨冷冰冰的灰暗中瑟瑟发抖。惨淡的月光透过窗子射了进来。

他想起了迈克尔的话。他可以肯定——他做梦了。可是，梦里的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用，可是，他想起一个很模糊的场景，好像自己在黑暗中发了疯似的跑着。

清晨，老屋里的那份寂静让他想要逃离，所以他飞快地穿好衣服，想出去买一份报纸。然而，他起得太早了，商店都还没开门，他到处寻找希望能找到一个报童，在第一个拐角他往西走了。走着走着，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无以言表的感觉，那种感觉亲切而熟悉。仿佛他曾经来过这里，看着那些房屋的外形和屋顶的轮廓让他都有一种很模糊而又令人害怕的亲切感。

但是，他之所以害怕的原因——据他所知，他以前从没见过这里。因为他的懒惰，他从没在塞勒姆的这个地区转悠过，但随着他继续走，这种亲切感也越来越强烈了。

在一个拐角，他想都没想地往左拐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又增强了。